

三月

# 我们去种下一片绿

◎路志清

当晨曦的第一缕光芒浮现在你的眼前时，我们就赶快起床吧，在这三月的清晨，去户外为我们的生活，种下一片绿。

在乡下居住的那些年月里，每年的春天，我们都会去野外种下一些树，什么榆树了槐树了梧桐树了白杨树了柳树了，当然还会有一些果树，像是什么梨树、桃树、杏树、枣树，总之只要是能给生活中带来一抹绿色的树种，乡下人家都会种下一些。

仿佛是养成了一种习惯，每年的三月，我都会想起种下一些树，几时的记忆中，村外的那一片片的小树林，就是我们这些乡下孩子最大的游乐场，春天的嬉戏追逐，夏天的捕蝉，秋天的落叶，冬天的鸟巢，都是我们心中的最爱，每次和这小林玩耍时，就算是那最简单最简单的捉迷藏，也能让我们疯狂地玩上一回。

一段时间以来，为了建造房屋，乡下树林里的很多树都被人们疯狂地砍伐掉了，那时我们心存怨气，砍掉了我们的乐园，我们是敢怒不敢言，看着那些因为没有了鸟巢的飞鸟，在我们的头顶，无助的鸣叫时，我们的心中感到很难过，是啊，好好的大树，就这样一棵棵地倒下，成为了房梁和木椽，成为了家具和门窗，昔日的一片葱郁与碧绿，成为了眼前的光秃秃，和那黄土黄的色调。我们一颗颗弱小心灵啊，也变得无处安放。

这些年来，随着国家对生态保护和环保的重视，和那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思想的深入人心，这植树造林啊，更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发展在蔓延，这些年来，乡亲们个个都是种树人，人人都是护林员，于是那些曾一度消失不见的小树林，再次出现了，它们集体再次用自己那郁郁葱葱的绿色，护卫着我们的生态环境，也守护着我们朝思暮想的那个绿梦。

如今，又是三月天，又是一年一度植树的最佳时节，那么就让我们去种下一棵树，种下一片绿吧！

手拿铁锹，手提水桶，挖坑，放树苗，培土，浇水……看着一棵棵的小树苗，在迎着春风微笑，是啊，能亲手为我们的家园和生活种下一片绿，我们的心，都是幸福的。美丽的家园，美好的生活，绿水青山的风景里，又怎能少得了这些绿色草木的映衬呢？

闲话少讲，趁着春光明媚，趁着暖意融融，三月，让我们去种下一片绿吧！



初春的微寒，让人从懵懂中清醒  
深春的煦暖，却使人想要奔跑

# 春意

◎蒋波

那时，我总在春天的身影渐渐走近时，心便格外地欢愉起来，思绪也分外美妙而诗意。和友人并肩走在黄河南边，脚下沉寂了许久的沙石舒畅地低吟着，无言的河水安然地消失在城市的拐弯处。黄色的、白色的、黑色的水鸟翻飞在水面上，天空中挂满了各色的纸鸢。岸边的跑马场上，有人策马踏水奔向远方，溅起的水花四处抛洒……人们笑着，孩子们笑着，春风在悄然改变着大自然的面貌。深深地吸一口气，我分明已经闻到了春的气息，一种夹杂着咸咸的水气和湿湿的草香的味道。

丢掉特有的矜持，牵着一根细细的线，奔跑在松软的河滩上，惬意的笑声在清波荡漾的河面上飞扬。多久了，我们不曾这样跑过和笑过。抬头看天，那满天飞舞的风筝带着人们无数的憧憬越飞越高，我的那只红色的蜻蜓时高时低地穿梭在空中，我郑重宣告：温暖并不意味着缠藤合法地困扰乔木；消融并不意味着浅薄自由地演示浮躁；和风并不意味着脂粉可以傲视健康红颊；细雨并不意味着蛀虫可以爬上青青枝条。

清寒是春天的骨架，高洁是春天的风貌。春天的花期是短暂的，但这短暂又完全能皈依永恒。

假如你火热，夏天便是这火热的继续；假如你深沉，秋天便是这深沉的延伸；假如你刚毅，冬天便是这刚毅的定稿。

反之，脂粉会在夏天的热汗中化成尘埃；妖艳会在秋天的清风中首先冷冻。

春天的母乳，在土地。

无论你想怎样挺起身躯，你都必须首先向下伸展根系；无论你想怎样筑起辉煌，你都必须首先向下掘取坚实。

春天是一个浪漫故事的开头，又是一千次寻觅结尾的困惑。

春天是一场时时给人带来红晕的梦，又是一千次想丢红晕的试探。

可以敛去稚气，但不能除掉红晕。

红晕是自尊撞击在虚荣上的闪电，红晕是正义审判卑怯的宣言。

春天，也是一个渡口。

曾几何时，总在冬的寒风里努力寻找着春的影子，不管是墙角的一丝新绿抑或是枝头的一片嫩芽，心情都会为之灿然；时至今日。却总在风筝飞满天、大地被绿色浸染、春风装衣袖、燕子掠过窗前时才发觉不知不觉中春天来了，而我们也昏昏然错过了聆听春天的足音。而当我们想要握住一缕春意时，她却悄悄地溜走了。

心情悠然，不知是否是在不经意间便永远失去了拥有春天的权利，暗暗企盼，只愿春天不要在我的心中走得太远。

写在春天

春天的原稿，在冬天。当白雪在地球上铺开圣洁的襁褓，当寒风送来了锋利的剪刀，当清霜频频擦拭峰峦的胸腹，当坚冰严肃地把床褥铺好，造物者的辉煌时刻就要来到……

春天的原始性格是清寒，它郑重宣告：温暖并不意味着缠藤合法地困扰乔木；消融并不意味着浅薄自由地演示浮躁；和风并不意味着脂粉可以傲视健康红颊；细雨并不意味着蛀虫可以爬上青青枝条。

清寒是春天的骨架，高洁是春天的风貌。春天的花期是短暂的，但这短暂又完全能皈依永恒。

假如你火热，夏天便是这火热的继续；假如你深沉，秋天便是这深沉的延伸；假如你刚毅，冬天便是这刚毅的定稿。

反之，脂粉会在夏天的热汗中化成尘埃；妖艳会在秋天的清风中首先冷冻。

春天的母乳，在土地。

无论你想怎样挺起身躯，你都必须首先向下伸展根系；无论你想怎样筑起辉煌，你都必须首先向下掘取坚实。

春天是一个浪漫故事的开头，又是一千次寻觅结尾的困惑。

春天是一场时时给人带来红晕的梦，又是一千次想丢红晕的试探。

可以敛去稚气，但不能除掉红晕。

红晕是自尊撞击在虚荣上的闪电，红晕是正义审判卑怯的宣言。

春天，也是一个渡口。

它将把种子过渡成茁壮的株体，它将把嫩绿过渡成强有力的苍翠，它将把蓓蕾过渡成自重的果实，它将把温馨过渡成烘天烤地的火热。

总之，它将把一切原因过渡给合理的结果，它将把一切朦胧过渡给清沌的结晶。

走进春天

走进春天，春心四海，春心荡漾，春意缠绵……

不知不觉，和悦的春天，绕过秋冬，打个转儿，又悄然而至。绿的草，清的水，鲜的花……样样都成了人们心中美丽的风景。不信，你看，孩子们嬉闹在嫩绿的草坪或披绿的山坡，“打几个滚儿……捉几回迷藏”；大人们闲暇时纷纷走出家门，有意无意去观赏春满人间的各路风景；人们三三两两漫步在花丛中，或立或卧，或拥或抱，或歌或舞。此时你会惊觉，世间最美好最易被人们感知的莫过于春天了。

走进春天，春天是新鲜的。春风扑面而来，撩起你的秀发，你会觉得轻飘飘的。春雨淅淅而下，荡漾你的面颊，浸入你的心窝，你会有一种“润物细无声”的美感。春天的阳光，你不会说太“刺”，更不会因为“明媚”而不敢与之对视，相反，你会用心去体验每一缕阳光的温柔，尽情地沐浴肌体，恣意地梳理深藏的情绪。春花开了，无论是用心的春游还是无意的漫步，你都会为身边朵朵春花的艳丽而驻足观望，红的是朝霞，绿的是生命，粉的是爱情，紫的是梦幻，蓝的是奔放，黄的是浪漫……可以随便选择哪一种，或随意为之命名，但最易引起共鸣的，是在花前观赏、静听、深深地呼吸，品味其中的芬芳，乃至品出其生命的内蕴……

人与自然，又何不是一体呢？花开花落，冬去春来。不同的是，人生的青春在不经意中易老易逝，而春花春草，它能懂得珍惜春风春雨及每一寸阳光，努力酿造其内涵而昭示其青春的灼灼，在有限的时空里绽放光彩。春花，在人们心目中，永远是开着的。走进春天的人们，不也正是以某种角度证明了拥抱青春、珍惜生命的深层含义吗？

# 春来读宋词

◎米丽宏

春天，打开一卷《宋词三百首》，让我们从头读起，不为功名，不为富贵，只为怡情静心。

宋词，情感兴趣大多不在仕途经济，而在绿窗情致；它掀开心灵隐秘的角落，给你看它的柔婉幽深，清丽伤感。当然，它也有山呼海啸般的波澜壮阔，让你潇洒洒脱；也有杏花春雨般的细腻婉约，令你柔肠百转……

读宋词，宜清晨。于晨光浸染的阳台上，面向朝阳，朗朗地、娓娓地，渐渐情思入境。如与知音对面而坐，高山流水，汤汤洋洋。心中块垒，如冰融水，如云化雨。时光的流转，曾经遗失的那些美好，从你的发声里，溢出来，又返回去，悄悄濡染着你，感动着你。

读宋词，宜朗朗高声。遇仄声，自然折一下，降下来，利索回收，短促有力；遇平声，毋庸刻意，调子就势伸出去，扬出去，余音绕梁，铎金鸣玉。三五成句，四六成行，长长短短，平仄错杂……

不是歌唱，恰是歌唱。

有一种美，视觉上惊艳，可引目光；而读诗词，则放任情思于云之上，于水之下，吸引灵魂，紧紧跟上。

一阙读完，但觉诗意图心，唇颊留香。

辛弃疾对春天说：“春且住，见说道，天涯芳草无归路。”谁都要想方设法留住春天，不让一春虚度；否则，即如苏东坡所言：“春色三分，二分尘土，一分流水。”让春天从身旁悄悄溜走，该多么懊悔！可每个人都会有“闲愁”啊，“锦瑟华年谁与度？月桥花院，琐窗朱户，只有春如处。”情深不恰，相思难寄。若问那愁绪呀，又恰如那“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”。

奈何聚散匆匆，天下无不散的宴席，所以欧阳修道：“把酒祝东风，且共从容。垂杨紫陌洛城东。转眼间，春去也。”“花褪残红青杏小。燕子飞时，绿水人家绕。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。”嗯，对的。也许你错过了一棵树，回头，说不定能遇到一片林。人生遭遇，福焉？祸焉？谁能说得清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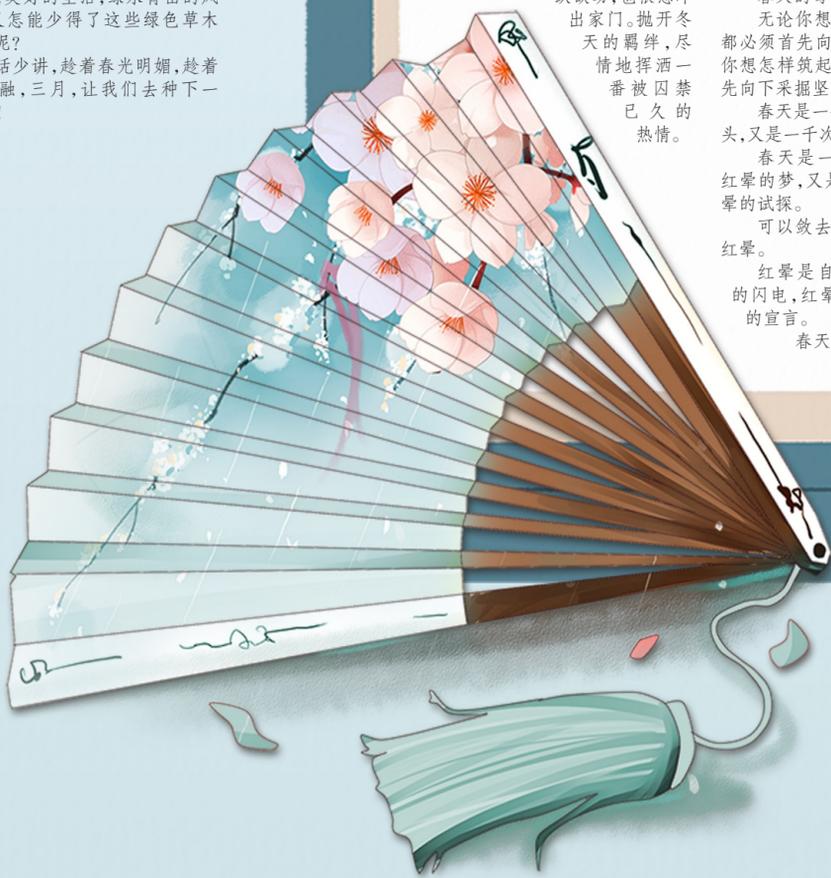
既然世间万物都在变，与其关心那些看不到的，不如珍惜眼前所有，活在当下，“落花风雨更伤春。不如怜取眼前人。”可是离别总是难免的，词人吕本中，将离别之情，一股脑儿推给江楼月，“恨君不似江楼月”，“恨君又似江楼月”，弄得这月升也不是，落也不是，亏也不是，盈也不是。诗人在玩月亮的盈亏，我们在赏诗人的才情。

这个世上，有太多美好的文字，美好的唐诗，宋词，跟它们共处一小会儿，便能进入一个不一样的空间。让自己从喧嚣的春天，短暂消失一下，穿越到古典中去。哪怕只有短短几分钟，也是一种享受。

春天的好时光，就这样如锦如绣，一点点绣进我们的灵魂里。

借着这清词丽句，你会看到宋时的京城，开封城内青楼画阁、茶坊酒肆、勾栏瓦子。灯火通明的绣户珠帘中，飘出管弦丝竹；那婉转歌喉吟唱的，便是我们手中一卷卷的宋词啊。词谱散佚，幸而词的骨骼，还在。

它们如珠如玉地温润，润泽着我们的春天，我们的心。



扫一扫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